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木蘭奇女傳

第十回 朱若虛遺言囑子媳 尉遲恭奉旨造西寺

卻說朱若虛見眾賢散去，每日焚香注水，靜坐觀心見性。天中境界，愈窮愈妙。到了九月初七日，偶染寒疾，天錫、天祿請醫調治。若虛不肯服藥，將書箱中小小一個綿包袱取出來，叫那九歲孫女朱木蘭出來，命之曰：「此書傳至李靖，出自龍宮，肇於軒皇風后，演於尚父、留侯。內卷曰《陰符》，外卷曰《遁甲》。吾相爾根氣不凡，料可傳授，風后、留侯諒不吾責。」木蘭頓首受命。到了初八日，九位賢人相繼而至。若虛命二子出迎，到內室相見。喪吾曰：「吾兄抱恙，我等一來問安，二來不負前日觀音寺之約。」若虛曰：「兄長高明遠見，今日齊來舍下相聚者，知我明日當與兄等永訣也。」眾人道：「吾兄善自保重，吉人天相，休為意外之虞。」若虛到了初九日，謂眾賢人曰：「死生有定，天命難挽。今日之生，乃前日之死。今日之死，乃後世之生。生死不明，徒來人世。出得生死，是為仙子。吾夢文昌帝君，召我為南宮桂香殿主簿史，吾復何憂？願諸公善養元真，保正性命，毋以善小而不為，毋以惡小而為之。他日功成果熟，同作南宮仙子。」

又招天錫、天祿而言曰：「人生在世，如花開謝，如月缺圓。君臣遇合，原於天命。父子篤恩，兄弟篤愛，出自性真。夫妻良緣，雖由命定，然淑女可求，良配可擇，姤婦可出，惟有朋友，乃擇善之助。身心性命，可以相輔；死生利害，可以相救。交匪其人，終身之垢。故國之興廢，關乎權臣；家之成敗，視乎密友。古人云：能媚予者，必能害予，斯人勿友；肯規予，必肯助予，此士當交。更有一等矯情飾貌之人，口吐經詞，心若蛇蝎，因人喜好，窺人性情，出言投機，作事合意。此所謂靜言庸違，象恭滔天，是不交於君子之誅者也。宜避之如仇，遠之如虎，若與之交接，身家性命，為其所累。」二子叩頭領命。又招秦氏、楊氏謂之曰：「女子不知《詩》、《書》，雖於言孝弟，但知敬公婆，慎言語，便為賢婦。能慎言語者，自然能順丈夫，能和妯娌，再勤紡績，守家教，非賢婦而何？」二媳叩頭而起。忽然白鶴集於階前，異香發於庭所。若虛急索紙筆，題云：

以心達心，以性化性。

知身是客，得吾之真。

若虛寫畢，以目視喪吾，喪吾即附耳念了數聲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若虛遂瞑目而逝。朱氏全家舉哀。諸賢一個個傷感不已。相與理喪助葬。事畢，各回。天錫、天祿守墓三年。家人失於提防，家物、財帛，一火而空。又過二年，就一貧如洗。幸弟兄二人貧而立志，毫不妄為，秦氏、楊氏與木蘭織機度日，按下不表。

再說先年煬帝自下揚州觀玩瓊花之後，流連忘返，饑饉薦臻，盜賊四起。天下諸侯，各據州縣，宇文化及竟弒帝自立，稱為夏王。李靖見天下大亂，遂與魏徵、房玄齡、徐敬業、尉遲恭、三公子商議，欲起伏羲之兵，聲宇文化及之罪，以清宇宙。三公子遭玄齡卑辭重幣，去見突厥，借兵五千，以援聲勢。他日功成，割冀州八十一州縣為勞。突厥與其弟頡和商議，頡和曰：「目今中原變亂，三災並興，安天下者，非世民而誰？吾主其許之。」右長康和阿奏曰：「唐公借兵，主公斷然不可許他。」突厥曰：「卿家老成練達，惟正詞是吐，危語為陳，寡人靜以待命。」康和阿曰：「公子世民素有大志，今欲舉兵南向。來我國借兵者，其計有三便：一者欲與兵中原，太原空虛，恐我國襲其巢穴，非來我國借兵，心欲我國策大臣上將，於彼為質也；二者借我國聲勢，使各鎮反王望風而回；三者許割冀州一帶地方與我國為勞，是非重利誘我君臣與彼為力。他日之功成，卻道中原土地，與北國山川，若馬牛之不相及也。」突厥曰：「相國所見極是。但彼國君臣在此，何以謝之？」康和阿曰：「主公設筵餞行，與來使對天盟誓，不但不來入寇，倘別國侵太原，我國必然發兵護救。他日成功，以冀州一帶地方為勞，又要這來使歃血為盟，為後日之據。如此則我國不勞，而彼國感恩。」突厥聽之，喜形於色，謂百官而言曰：「孤有康和阿，猶秦穆公之有百里奚也。」次日，突厥如康和阿之言，與房玄齡盟。乃謂玄齡曰：「孤今與爾既立盟誓，永結唇齒，公子南征，不但無內顧之憂，並有泰山之靠，勝發兵十萬也。他日功成，爾主負孤，孤負爾主，皇天厭絕！」玄齡索了回書，望太原而回，見了公子，備道如此如此。呈上回書，世民大喜。

李靖曰：「公子可聲言為主報仇，先討宇文化及之罪。再傳檄各鎮反王：歸命者，賜爵封侯；逆命者，弔民伐罪。如此，則不怒而威，天下可定也。」世民謝曰：「先生金玉之論，天下之福也。」如是奏知唐公，起兵十萬，拜李靖為帥，徐敬業為參謀，尉遲恭為先鋒，其餘隨征將士，不必細說，留魏徵、房玄齡監國。出師六七年，天下大定，胡越一家，建都長安，國號大唐。事載唐紀，此處不贅。

再說大唐高祖在位，天下太平，四海無事。惟有北番主突厥不朝不貢，每年遣使臣責唐主違盟背約，索取冀州地方。高祖念他有唇齒之誼，置而不問。過了數年，建成與世民不睦，此事愈鬧一邊。到了太宗登位，貞觀三年，湖廣武昌府節度使尉遲寶林上本告急，言武昌城池被江水衝壞，淹死居民無數。太宗見奏，龍顏不悅，退入後宮去了。次日登殿，命鄂國公尉遲恭領餉銀十萬，往武昌監造城池；又命皇叔李道宗明日設筵於凌煙閣，與尉遲恭餞行。

尉遲恭領命，次日來凌煙閣款燕。那李道宗尊貴自居，卻不十分為禮。尉遲恭心中不樂，飲了幾杯，因舉杯問道：「主上不恤民力，修此凌煙閣何故？」此時道宗亦醉，因答曰：「此閣為我李氏先世有大功於社稷，故能受天之命，為天下主。凡吾李氏子孫，皆祖宗之裔，主上修此閣，乃燕毛序齒親親之意。詩曰：諸父昆弟，備言燕私。與異姓無與也。」尉遲恭對曰：「非也。主上念隋運終將，天下大亂，生民塗炭，奮然有安世之心。及四海清平，海內一家，則念文臣有牧民之勞，武將有開國之苦，修此凌煙閣，以效漢武雲臺故事。此所謂禮賢才，敬大臣也。雖有周親，不如仁人，同姓何居焉？」道宗怒道：「大臣與皇親，孰上孰下？」尉遲恭道：「當日主上被難，臣單鞭救駕，此時不見皇親。」道宗大怒曰：「爾每每自恃功高，藐視皇親，不念今日之富貴，是誰家之爵祿？吾又何得與武夫對飲，自忘尊貴哉！」遂推杯而起。尉遲恭大怒，一掌打去，道宗「哎喲」一聲，暈倒在地，打落門牙四齒。多官上前勸解，光祿寺大臣已將此信報與太宗知道。

太宗先召道宗，責之曰：「李氏之有天下，敬德之勞也。朕之有今日，敬德救之也。皇叔宜卑以自牧，不宜與大臣競。」再召敬德讓之曰：「朕道卿年老氣衰，心平氣和，奈何仍然少年情性，傷吾父之愛弟，辱寡人之至親，朕每思漢高祖殺戮功臣，心甚恨之。今觀卿如此行為，毋乃功臣自取，不獨責漢高祖一人已也。然分外之恩，不可多得，卿宜自愛，勿使朕憂。」尉遲恭乃叩首謝罪。太宗又道：「卿位極人臣，所不足者國戚耳。朕有一女，名開唐公主，使奉卿箕帚可也。」尉遲恭叩首曰：「臣糟糠之妻，願富貴不相易，此事斷不敢從命！」太宗道：「卿如此尚義，忠心可知。」乃止。

尉遲恭即辭聖駕，望湖廣而來。到了武昌，寶林接入，父子相見，擇日興工。三年有餘，工程告竣，欲回朝繳旨，太皇后寶國太傅懿旨到。尉遲恭忙排香案開讀。內云：

朕幼生西陵城右，常隨母吳夫人西寺進香。彼時見佛像零落，廟宇敝漏，今五十餘年，廢敗可知。特命爾鄂國公尉遲恭往彼重修，務使巍峨莊嚴，盡善盡美。欽哉，用命！

尉遲恭謝恩既畢，起馬望西陵西寺而來。選能工巧匠，擇日興工。造了半年，工程將半。一日，尉遲恭精神困倦，伏案而寐，忽然聞磬聲嘹亮，嫋嫋然如怨如慕，如泣如訴。尉遲恭聽之，驚訝不已，起身信步閑遊，轉過曲檻，見一座花園，十分幽靜。週圍看了一遍，處處花鳥宜人，亭臺悅目。又轉過西廂，隱隱聞讀書之聲。尉遲恭不好遽入，立窗外而聽，卻於窗隙中舒眼一看，卻是故人朱恩兄在內。急忙走入，躬身下拜。那人昂然不動。尉遲恭又拜道：「恩兄別來無恙？」那人拂袖起去，向外就走。尉遲恭一把扯住，不肯放手。那人當胸一掌打來，跌倒在地。猛然醒來，乃是南柯一夢。叫聲：「哎喲！我二十餘年勞於王事，未報兄長大恩，我尉遲恭真無義男也！」又想起在朱仙鎮遇難相救之時，不覺眼中流淚，慨歎不止。左右將校見公爺傷感，慌做一堆。尉遲恭收了淚，召香元和尚問曰：「此地有一個老孝廉公，他姓朱名叫若虛，住在何處？」香元和尚答曰：「此人住在雙龍鎮，至此有一

百一十里。聞他去世，未知確否？」尉遲恭大驚，即傳城守王咸宜代理監工：「本帥明日要往雙龍鎮走一遭。」

次日不等天明，帶隨身將校，望雙龍鎮而來。尉遲恭性急馬快，不上大半日，就到了雙龍鎮。找問朱若虛門戶，一人指著兩間草屋道：「朱若虛死了五年，兩個兒子窮得可憐，住在那裏。」尉遲恭吩咐從人在外，單身走入茅屋中。天錫見了，慌忙來迎。尉遲恭望上一觀，見朱若虛夫婦的一雙影像，都供在上面，遂倒身下拜，大哭起來。那哭聲如雷，不住的千恩人，萬恩人。天錫同二子齊來勸解。敬德想起在朱仙鎮相遇之時，歷歷在心，一發大哭。天錫見他是一位顯貴模樣，又痛哭不已，不好動問，祇得出來向從人拱手道：「請教列位，這位老官人，姓甚名誰？」他的從行將官齊齊答道：「這就是開國元戎鄂國公也。」

天錫上前跪拜道：「叔父遠涉而來，不必過哀，恐有傷貴體。」尉遲恭方纔止了聲，收淚問道：「相公，我恩兄是你何人？」天錫道：「是侄兒的先考。」尉遲恭問道：「你是天錫，是天祿？」天錫道：「侄兒名天錫，舍弟天祿，採薪未回。」尉遲恭又問道：「你父親當日豪傑，門下必無虛士。在日有幾位賢友？」天錫道：「父親在日，與大悟山喪吾和尚，觀音寺醉月長老，仙姑寺慧參尼僧，木蘭山鐵冠道人張良貞，致仕邑侯楊廷臣，隱士葉同觀，漢皋諶于飛，孝廉陳榮充，共九人為友。」尉遲恭道：「賢侄可將諸位賢人請來，與我一會。」天錫唯唯而應，面有難色。自古道：家富能役人，家貧受人役。況且天錫家中一貧如洗，這九賢若至，便如何款待？尉遲恭心下明白，叫從人把帶來的奠敬呈上，共紋銀一千兩。對天錫道：「你可作速代我買辦五牲祭禮，候諸賢到齊，回到你父親墳前祭奠一番，以適我意。」天錫接了銀子，口稱：「難得叔父美意。」不一時，天祿回來，天錫迎而謂之曰：「此父親故人尉遲叔父也。」天祿上前叩頭，尉遲恭雙手扶起。見他弟兄二人言語清利，氣宇軒昂，倒也歡喜。天錫即命天祿，持兩個官寶大錠，往錢店換錢使用。那店官人見了問道：「此銀何處得來？」天祿道：「此是父親一個故人送來的。」店官人道：「此人姓甚名誰，現在何處？」天祿恐驚動地方官長，不肯說明，便道：「此人方至，尚未問他姓名，權且將錢五十貫付我使用。」店官點頭不言，天祿回去了。

卻說這店官人有財有勢，專好結交官府，興害貧民。當日見了天祿兩個官寶，心生疑異。卻又想到天祿家貧已極，他的親戚故舊都是貧民，如何有人送他大官寶？若是富貴豪家，他必說出姓名，料此人必是大盜。即來千戶衙中，對劉玉龍說出此意。劉千戶又知會巡檢馬守松，即忙換了衣服，扮作客商，帶兩個親隨，來天錫門首探望，伸頭縮腦，令人可惡。見那些將校面貌凶惡，卻是平民打扮，有兩個喝道：「甚麼人，還不站開些！」這千戶、巡檢兩個官長，答道：「你是甚麼人，敢來此地大呼小喊！」這將校大怒，大罵：「好大膽的狗才！」手執馬鞭，劈面打來。劉千戶、馬巡檢將鞭子扭住，兩下廝打。內中又走出兩個將校，將千戶、巡檢按倒在地，將要動手，二官大叫道：「我是本地方千戶、巡檢也。」將校聽了，發一個冷笑，叫聲：「弟兄們，快拿繩子來，將兩個狗才吊起！」幾個親隨道：「爾等是甚麼人，敢將地方官如此凌辱！」這些將官那裏肯答應他。朱天祿在家中，聽得外面囉嗶，出來看時，認得弔的是二位官長，對眾人求饒，眾人道：「若是平民，我等還放他，他是地方官，不來伺候也就罷了，還敢在門首搖來擺去！」天祿無可如何，祇得進去稟知尉遲恭。尉遲恭道：「吾來此處，原不驚動地方，他二人既來，可有手本？」將校道：「他二人民服而來，長在門首觀看。小的們再三喝之不去，及至打他，他纔說他是地方官府。」尉遲恭道：「這是何故？」尉遲恭叫將他放了。二官回去，換了公服，各執手本，跪上門來，手下將校，不肯傳進。尉遲恭那裏曉得？跪了半個時辰，幸天錫出來看見，說個人情，放了回去。二官又差人抬酒席送來，撥衙役伺候不題。

次日辰巳時候，諸賢相繼而至。尉遲恭見眾人皆是儒風道貌，鶴髮童顏，十分敬重。及祭禮齊全，尉遲恭同八位賢士，緩步而行。這千戶、巡檢，也相隨在後。到了若虛墳前，排開祭禮，尉遲恭朝服而拜，大哭不止，八賢亦相向而啼。天錫、天祿祇得上前相勸，挽尉遲恭回舍。次日，醉月邀尉遲恭同八位賢士，到觀音寺設齋，尉遲恭欣然而往。見觀音寺山清水秀，十分歡喜。進了佛殿，合掌參拜。醉月盛排齋筵。尉遲恭因說道：「方今聖上愛賢禮士，眾位賢士何不出仕為官？」喪吾道：「我等八人，年屆年朽，不堪推薦。惟有天錫、天祿，廷臣之子楊琰，三位賢侄，懷才未試，公爺可保舉出仕。」天祿說道：「侄兒願守先人墳墓，叔父祇保吾兄為官，願斯足矣。」尉遲恭點頭，對醉月道：「愚弟有聖命在身，不敢久停，今夜吾等盡不夜之長，愚弟明日清早，就回縣。候西寺工完，吾使差人來迎喪吾師，到彼處說法；二來接諸位仁兄，到寺中盤桓數日，就要進京繳旨。」說猶未了，祇聽得一個老婦人，在寺外叫冤。尉遲恭命從人喚那婦人進來。不知婦人所叫何冤，欲知詳細，再看下文分解。